

七微◎著



# 南风 过境

典 | 藏 | 版

A Thin Breath  
of the Southern Wind

五周年紀念版 + 兩万字甜蜜新番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南风过境

七微◎著

典藏版

CAS  
PUBLISHING & MEDIA  
\*\*\*\*\*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风过境：典藏版 / 七微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404-7631-1

I. ①南… II. ①七…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2602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的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南风过境·典藏版

NANFENG GUO JING

作者：七微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刘诗哲

出版统筹：邓理

策划编辑：付婷

封面插图：Xuan Loc Xuan

封面设计：格创研社

内文设计：张娅君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45mm×210mm 1/32

字数：340千字

印张：11.5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7631-1

定价：36.80元

---

给所有逝去的良辰美景，  
与举世无双的好时光。

A thin breath of the southern wind.

# 序 /

离开的，留下的

当我决定再版《南风过境》时，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互动话题——五年前看这个故事的你多大？当时陪你看书的人还在身边吗？

我收到了一千多条评论，一条条仔细地读了，我截取部分放在这里与你们分享：

“十五岁，还在，是闺蜜。”

“当年为了看暗恋的男生一眼，去他学校门口假装偶遇，为了对上时间走进书店买了至今难忘的《南风过境》。”

“和我一起看书的人还在，那时候我们一人出一半钱买的书。”

“再也没有当时飞飞那种对爱的义无反顾，也再也没有当时找到的属于我的傅先森（先生）。”

“十四岁，当时独自一人，现今有人常伴。”

“看书的时候高二，现在在初中当老师，看到学生们看你的书，开心又自豪。”

“故事还会重温，只是身边的人都不在了。”

“和我一起看书的人刚刚还在一起说笑。我们都曾是飞飞，却也变成了南风。”

“最爱的一本书，因为它，我和闺蜜感情越来越好，现在她在北方我在南方，可我们却像飞飞与南风一样。”

“我们已经分开了，再也没见过给我买书的人。”

“我送给她的第一本书。”

“给我买书的人现在是我先生。”

“那时高中，我们是好朋友，现在我们都上班了，已经好久不见了。”

“十六岁，那时在我身边的人，现在是我男朋友。”

……

在这五年时光里，我看到了绵长情谊的延续，看到了甜蜜的后续，也看到了无数桩离散，如同人生中任何一程的悲欢离合。

我在心里问自己：五年前你写这个故事时，陪在你身边的人还在吗？

几乎不用考虑，就给出了答案：有留下的，也有离开的。留下的仍是心照不宣的老友，离开的，要么已相忘于江湖，要么成为熟悉的陌生人。随着年岁渐长，最常有的心态已从不甘心、执着变成了在任何一段感情中都随缘与不强求。

也是因此，在修订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个时刻我心里都会涌起陌生感与疑虑，这些话，这些情节，这些人物性格，真的是我写的吗？在修订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觉得自己当年写的诸多不好，但是那样的阿境是真的好，那样的飞飞也是真的好。而现在的我，也是真

的再也写不出那样的一场爱情。

就像一个读者在那条互动评论里说：现在的我早已不看言情小说，与其说我还关注着你，不如说我关注的是我的青春。

大概这就是答案吧。

比之阅读故事本身，作者与读者因为一本书，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旧时光，才是更为珍贵的东西。

关于是否写新番外，我其实是犹豫过的，虽然这些年我偶尔会为阿境、南风写写小剧场，每一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也会写点东西，但都不算很正式。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怕我现在的情绪已经不能很好地与故事相连接，那还不如不写。直至年底，我去了芬兰。这一次的旅途真的是喜忧参半，快乐是真的快乐，倒霉事儿也是真的接二连三，记忆特别深刻。大概是出发前我刚刚修订完这本书，也大概是在如童话般的雪中我想起了故事里阿境带南风去滑雪的场景，旅途中有很多次，我脑海里都会冒出这样的想法来：如果是阿境与南风来到这里，如果是他们遭遇这些呢？

于是，就有了一个属于阿境与南风的长长的旅行番外篇。

很奇异，在我修订故事的过程中我心情是平淡的，那些人物好像都与我隔着旧时光的雾气，而在芬兰的旅途中，当他们从我脑海里冒出来时，我心里才真正点燃了对他们的爱之火花，为他们甜美的爱情感动、欢喜。

这样童话般的爱情虽心知不现实，却仍是我们所喜欢的所向往的，因为很美好。

谢谢你们陪我再做了一次梦。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Chapter 1**

| 春风十里不如你 /001

**Chapter 2**

| 她的心是一座城，他是唯一的城民 /027

**Chapter 3**

| 所有逝去的良辰美景，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 /040

**Chapter 4**

| 没有你，我依旧能活下去，但我不会再快乐 /054

**Chapter 5**

| 愈靠近，愈心伤 /077

**Chapter 6**

|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092

**Chapter 7**

| 那记忆太痛，不忍触碰（上） /104

**Chapter 8**

| 那记忆太痛，不忍触碰（下） /121

---



## **Chapter 9**

| 我分明爱你，却不能爱你 /138

## **Chapter 10**

| 如果这都不算爱 /159

## **Chapter 11**

| 心尖上的人 /177

## **Chapter 12**

|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195

## **Chapter 13**

| 上天恩赐的礼物 /208

## **Chapter 14**

| 一次一生的爱 /222

## **Chapter 15**

| 若你在我身边不快乐，我愿意放开你 /242

## **Chapter 16**

| 共你快乐哀伤过，已不枉此生 /266

## **Chapter 17**

| 是爱情杀死了她 /283

## **Chapter 18**

| 有生之年，誓死娇宠 /307

致飞飞 /321

番外 细碎但闪闪发光的 /330

对傅希境来说，所有的饭局到最后都只有一个感觉——累。

酒过三巡，餐桌上气氛愈加热烈，有人开始讲起了段子，有人配合地笑，然后又是一圈高声碰杯。傅希境咽下一杯酒，不着痕迹地抬腕看表，八点过十分，这顿饭，已吃了整整两个小时，快要把他的耐性全用光。他把目光投向桌首的顾恒止，有点后悔答应他吃这顿饭。

他来海城办事，顾恒止坚决要给他摆个接风宴，接风是幌子，是顾恒止想跟朋友合伙弄个房地产公司，傅希境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傅氏旗下的寰宇地产在国内声名鹊起，没有比他更合适做顾问的人选了。顾恒止的朋友全跟他一样，公子哥儿的德行，吃喝玩乐很在行，见地确实不咋地。说不了几句，傅希境就觉得话不投机，累得慌。如果换作平时，他早就走了，但顾恒止不一样，毕竟是发小的交情，更何况前阵子欠了他一个大人情，他都说了这顿饭就当还个情，傅希境实在不好拂了他面子。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这一刻傅希境觉得这铃声真动听。他颌首，起身去

外面接电话。

刚跨出包厢门，便被左边急匆匆跑过来的人撞上，那女子捂着嘴，嘀咕一句“对不起”，也没看他，又匆忙地向前跑去，在走廊尽头右转，进了洗手间。

他心头微颤，怔住。

是幻听了吗？刚刚那句“对不起”，虽然很低，但是那声音……

手机铃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响着，他回过神，接起。

接着，又一个女生从隔壁的包厢里出来，匆忙从他身边跑过去，进了洗手间。

一分钟后，他挂掉电话，打算走进包厢时顿了顿，愣怔间，双脚已先行动，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家越南餐厅，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照明用的是色彩鲜艳别具一格的纸灯笼，映衬得整个走廊有一种清雅的美。此刻走廊上没有人，包厢的隔音效果又十分好，显得空间里特别寂静，所以哪怕他站在外面，也能听到洗手间里强烈的呕吐声，还有细微的人声。

洗手间里。

陶桃轻拍季南风的背，担忧地问：“南风姐，你没事吧？”

南风将手指放在舌头上，狠狠一抠。

呕——

又是一阵强烈的呕吐，今晚吃的东西，大概全部都吐出来了，吐出来也好，总比憋着一肚子酒气难受得要死强。

南风抹抹嘴角，打开水龙头将秽物冲掉，然后捧起冷水狠狠拍在脸上，直起身子，深深呼一口气：“桃子，我没事，你赶紧回包厢吧，我们两个都跑出来了不太好，回头汪经理要念叨了。我再待一会儿，等下就过去。”

“南风姐，回去还得喝呀！”陶桃皱着眉，她也喝了不少，脸红红的，胃里难受，再望着南风苍白的脸，声音都带了哭腔了，“要不……我们开溜吧……”

南风白了她一眼：“傻啊你，现在溜？那前面那几瓶酒不是白喝了！这

种得不偿失的事傻子才干！今晚就算喝到胃出血，我们也得把这份合同给拿下！”

陶桃撇了撇嘴：“业务员真不是人干的活！”

南风叹口气，摸了摸陶桃的脸：“你刚刚入这行，可能有点不适应，久了就习惯了。回去吧。”

陶桃将手中的矿泉水递给南风：“你在这休息久点吧，我先去顶一顶。”她跺了跺脚，“那些人，真是恨不得把我们往死里灌。”她转身走了出去。

南风摇摇头，看着陶桃，仿佛看到当初刚刚进入经纬建筑的自己，也是她这般大，二十岁的年纪，大学肄业，想要找一份好工作真的很难，而业务员是门槛最低的。她记得去经纬面试的时候，业务部经理汪吉只扫了眼她的简历，第一句话就问她，酒量如何？她怔了怔，回答说，还行。他再问了几句别的，然后让她先别走，到会议室等候，她走进去，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同样等待通知的人。

等汪吉终于面试完所有应聘者，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他走到会议室对十个等候的人说，一起去吃饭。大家面面相觑，还是跟着他去了。吃饭的地方就在公司附近一家小馆子，是冬天，汪吉点了个羊肉火锅，再加了几个招牌菜，然后对老板说，搬六箱啤酒过来。她终于明白汪吉的用意，有点哭笑不得，真是别开生面的面试啊。喝到最后，十个人就只有四个没有醉倒，其中一个就是她，唯一的女生。第二天，她就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到经纬业务部报到。

后来汪吉老打趣她说，南风呀，你一个女娃子，酒量竟然比男人还厉害！然后朝她竖起大拇指。她苦笑，没有告诉他，在三个月前，她还只有两杯香槟就醉的量。她也没想到，连续三个月借酒消愁的生活，竟然帮了自己一个忙。

南风望着镜子中的自己，脸色泛白，昨晚没睡好，眼睛里有淡淡红血丝，眼睑下的青黑连粉底都遮挡不住。真累呀，身体累，心也累。真想赞同桃子那句“溜吧”，也恨不得靠在洗手间的角落里睡过去，可不能。

揉揉太阳穴，她从口袋里掏出唇彩，淡粉色的一管，很少女，擦在嘴唇上粉嘟嘟的。她其实不喜欢这种粉嫩鲜艳的色彩，这支唇彩是闺蜜谢飞飞送的，她说业务员最重要的就是一张嘴，与人谈业务时漂亮的唇彩会加分的！南风抿抿嘴，果然整个人瞬间便精神了一点点。

转身，往门口走。

确实是喝太多了，她脚步有点虚浮，太阳穴痛，头晕目眩到甚至出现了幻觉，否则女厕所的门口怎么会站了个男人？

她眨了眨眼，睁开，不是幻觉，门口确实确实站了个男人，并且，正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她的酒意像是被那眼神灼得更醉了几分，身体虚晃了下，下一秒，她的肩膀被人扶住，她站稳了，他却没有放开的意思。

“谢谢……”她像是被吓到了，过了许久才找回声音，“不好意思，先生，请让让。”

他不接话，也不放开她。

“先生，你是不是喝醉了？这里是女厕，男厕在另一边……喂！你干吗？”

傅希境拽住她手臂就往外走。

“先生，先生！请放手，放开我！”南风叫道，傅希境置若罔闻，一直将她拉着拐了个弯，站到了稍微明亮的走廊上。

他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还是没有放开她。

“西贝，”他眉毛拧了拧，声音低沉，像是刻意压抑着某种情绪般，“你叫我什么？”

南风低了低头，深吸一口气，再抬眸：“先生，你认错人了。我叫季南风，不是什么西贝。”

傅希境眸色变深，浓眉蹙得更紧。

他曾想过无数种再见到她时的情景以及对白，是淡定说一句好久不见，还是激动地将她拥在怀里，问她这些年去了哪里？过得好不好？又或者，愤怒质问她，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

.....

种种臆想，却没有一种与眼前的重叠。

她竟然装作不认识他？

可这分明是她，这眉眼，同五年前的她，并没有很大分别，瘦削的脸，大眼睛，眼角下边有一颗小小的泪痣。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五年前的她，从来都是素面朝天，不像此刻，妆容精致。噢，还有，五年前的她，留着一头乱糟糟的俏丽短发，而今换成了长卷发，充满了成熟女子的风情。

可她却说，他认错人了。

再次见到她的惊喜被怒意占据，他神色一冷，将她狠狠地拽向自己的怀里，另一只手掐住她的腰身，让她丝毫动弹不得。

“认错人？”他嗤笑一声，“同床共枕一年的人，你说，你会认错吗？”

南风瞪着他，眸中已装了怒意：“放开我！”她伸手去推他，无奈他箍得太紧，毫无用处。

他不理，伸手抚上她的脸庞，手指在她脸颊一点点游移，他指腹凉凉的，那温度让南风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一丝慌乱从她眼中闪过，很快又消失，但没有逃开他的眼睛。

他眯了眯眼，声音压抑着怒气：“季南风？赵西贝，就光改个姓换个名么？你怎么不把这张脸也换了！”

此刻他真想放声大笑呀，笑自己的愚蠢。当年她不告而别，这五年来，他从未放弃过找她。她消失的那会，他只差将莲城掘地三尺，还托海关的朋友查了出入境资料，结果一无所获。也找了私家侦探，满世界找她，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她这个人仿佛凭空消失了般。到最后，他连最坏的结果都想过了，她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可原来，并不是，她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离他这么近，就在离莲城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海城。

而今，她站在他面前，却说，我不认识你。那他这五年的寻找算什么？担忧算什么？思念……又算什么？

南风怒视着他：“先生，这世界上长相相似的人有很多，我只当你喝醉

酒认错了人。现在请立即放开我，否则我要喊人了！”

他像是没有听到，眸色愈发深沉，望着她喋喋不休的嘴，忽然，他倾身，她惊慌后仰，脖子却被他伸手钩住，他嘴角带着笑，可那笑容很冷很冷，同他的语调一般：“我让你看看，我究竟是不是认错人了！”如狂风卷着暴雨般的吻落在她唇上，没有温柔，没有缠绵，没有缱绻，他强势撬开她的嘴唇，在她口腔里横冲直撞，带着怒意与惩罚，恶狠狠地恣意妄为，甚至用牙齿咬她，像是要用疼痛来唤醒她的记忆。

她觉得浑身血液在那刻一齐涌上脑袋，既羞愧又愤怒，抬脚就去踢他，可他像是早有预料，一用力，将她推到了身后的墙壁上，身体压着她，将她完全禁锢了起来。

忽然，他放开她一点点，哑哑的声音带着微喘声如鬼魅般传来：“现在，有没有帮你找回点熟悉感？嗯？”不等她答话，他的唇又覆上她的，依旧是急迫的、不容抗拒的，却少了些许蛮横霸道，唇舌所掠之处，似是带着深深的依恋。

她被他禁锢着，呼吸困难，绝望极了，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牙狠狠地一咬，而后嘴里尝到了血腥的味道，有她的，还有他的。

他吃痛，终于停止了掠夺，退开一点，手臂却依旧揽着她的腰，她身体的颤抖清晰地传达到他的手指。

这时，有两个声音忽然突兀地在这寂静的走廊里响起。

“南风姐！”这一句，很大声，很惊恐。

“阿……境？”这一句，十分迟疑。

南风回神，恶狠狠推开傅希境，从那狭窄的快要令她窒息的禁锢圈里逃出，几乎站立不稳，幸好飞跑过来的陶桃扶住了她。

“南风姐……”

“别问了，先回包厢。”她低声打断陶桃，语调同她身体一样，微颤着。

“哦。”陶桃跟在她身后，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望，目光恰好与傅希境望过来的目光撞上。好冷！这是她对傅希境的第一感觉，她赶紧转头，快

步追上南风。

“遗憾遗憾，看来我错过了最精彩的画面喽！”先前那个迟疑的男声再次开口，他走近傅希境，笑得一脸暧昧，“我们刚才还在说，你接个电话怎么接这么久，原来躲这儿调情呢！”顿了顿，他忽然像发现新大陆般，盯着傅希境微肿带着血色伤口的下嘴唇，眼神贼亮，闪烁着八卦的光芒，“看刚才这情形，似乎是你强迫人家姑娘的？哇！傅大少，你太令我惊讶了哈哈！今晚这顿饭请得太值了！”他大笑着，拍了拍傅希境的肩膀，“咯咯，不过哥们你也太急迫了点吧，就算对人家姑娘一见钟情，也得有个追求的过程不是。莫非，这些年清心寡欲苦行僧般的生活令你压抑太久，所以才这么急不可耐……”

“顾、恒、止！”冰冷充满怒意的声音终于打断了他的聒噪，傅希境眼神如刀，刀刀锐利，刺向顾恒止。

“OK OK OK！”顾恒止举手，可嘴角笑意却怎么也收不住。

傅希境问他：“这家餐厅老板你很熟？”

这家伙话题也转换得太快了吧！顾恒止愣愣的，点头：“是呀，我一哥们在这边有股份。”

傅希境目光投向南风走进的那间包厢：“你帮我打听下，A8包厢是谁做东。”这家越南餐厅口碑十分好，因此生意经常爆棚，吃饭需要提前预约的。

“没问题。”顾恒止满口答应，其实就算傅希境不说，他也想要去探探情况来着，实在太好奇了呀，自从五年前，傅希境那个小女朋友离开他之后，他身边就没再有过女人，对围上来的莺莺燕燕也是冷如玄冰，甚至有传闻说他是否转变了性取向。他实在好奇，刚离开的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魅力，竟引得一向冷静自持的傅希境如此反常。刚才匆忙一瞥，走廊光线暗，加之南风又是低着头快步走开，所以顾恒止甚至连她的长相都没看清楚。

顾恒止推开A8包厢门时，里面气氛正热，十来个人坐满了一桌，有人正在劝酒：“季小姐，高经理可是大忙人，要不是看在你这个大美女的面子



上，今晚哪请得动他呀！所以你得再敬他一杯！”

“是呀是呀，那可得喝个交杯！”有人提议。

“对对，交杯酒！”桌上的人纷纷附和。

这只不过是酒桌上助兴的一个游戏，南风在经纬做了近五年的业务员，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起哄，换作平时，她也许会大大方方地笑一笑，而后应承。可今晚，她的情绪波动太大，心里乱糟糟一团，那些起哄声、调笑声，搅得她脑袋都快要爆炸。

坐在她身边的陶桃碰了碰她，她有些恍惚，又下意识起身，端起酒杯，像是自言自语：“是应该再敬高经理一杯。”接下来，她应该推开椅子，走到离她很近的主位上的高经理身边，可她的双脚像是被绑着，一步也移动不了。

她站在那里，端着酒杯，在数道期待与充满暧昧的目光下，发呆。

坐在她对面的汪吉咳嗽了一声。

南风回神，笑了笑：“不好意思，我大概有点醉了。”她望向高经理，对方正一脸似笑非笑地望着她，那目光炽热，刺得她不住地涌起了呕吐感。

她走到高经理身边，还未来得及开口，一个声音忽然插进来。

“高经理，好久不见啊！”

“哟，是顾少啊，稀客呀！”高经理见到顾恒止，连忙起身迎上去，“吃过饭了吗，没吃的话给我个机会，让服务员把这些菜先撤掉，重新上一桌。”

顾恒止摆摆手：“别，我在隔壁包厢有饭局，听说高经理跟我妹子也在这边吃饭，所以过来打个招呼。”

“顾少的妹子？”高经理惊讶极了，在座的总共两个女生，他目光扫过南风，又扫过陶桃。

顾恒止望着南风，笑说：“喏，就这小丫头，我干妹妹。”语气亲昵又宠溺。

一屋子人的目光纷纷投向南风，那目光里有惊讶，还有羡慕。而接受目光洗礼的当事人，眼神里也同样是满满的讶异。南风刚想开口，又被顾恒止